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万里孤侠 女侠夜明珠

山西人民
北岳文艺 出版社

目 录

万里孤侠

第 一 回	世泽溯川东 十亩芳塘容小隐 孤身游冀北 千行杨柳醉高人	3
第 二 回	万里长征 古渡黄河观落日 凌晨应约 平林绿野斗灵猩	20
第 三 回	附壁攀藤 竹院清溪寻隐士 飞鏢却敌 石牢兽阱救夫人	69
第 四 回	雨霁万峰青 萧寺荒林藏盗迹 江流千里白 孤篷残梦警芳心	86
第 五 回	月下共清樽 夜景空明 江山如画 瓮中观恶斗 邪云弥漫 剑气若虹	131

女侠夜明珠

第 一 回	野岸识佳侠 广殿松祠惊绝艳 鱼篮开法会 满江星火放河灯	169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 二 回	古义释黄衫 深情怀翠袖	贤使君深宵逢异士 美少年万里走征尘	 203
第 三 回	客馆独开樽 松林同对敌	夜雨秋灯 欣逢侠女 刀光鬓影 不见伊人	 235
第 四 回	积想竟成痴 微波浑不动	黄叶有声寻古渡 明珠一点识宵光	 290
第 五 回	覩面又天涯 穿林寻野老	双桨凌波人已渡 孤身赴敌马如飞	 301
第 六 回	旅邸话秋灯 深宵探盗窟	白酒黄鸡 同惊异士 飞檐走壁 再救伊人	 322
第 七 回	宛转发金针 殷勤将素手	恸彼孤鸾拼并命 惊予劳燕借分飞	 355
第 八 回	苦志念苍生 空拳入白刃	滚滚浊流 兴言一慨 茫茫前路 有女同行	 391
第 九 回	缟袂凌波 深情怀爱侣 中流勒马 仗义拯孤穷		428
第一〇回	应变识先机 临危坚壮志	赖有黄金收赈米 凭将赤手障狂澜	 442

万里孤侠

第一回

世泽溯川东 十亩芳塘容小隐
孤身游冀北 千行杨柳醉高人

北地山岳大多童秃，雄厚有余而幽丽不足。见惯峨眉、青城、黄山、白岳之奇的游客每以为是美中不足。其实太行自西方蜿蜒而来，穿行冀、晋、豫三省边境，为程数千里，以达于海。其中林峦森秀，泉石清幽，复岭重冈，亦多胜处。山势到北京城西三十里忽然成一别阜，自具洞壑之奇。都人每当春秋佳日辄喜登临。其最名胜处在香山、翠微之间，名利甚多。在翠微山者号称八大处；香山以碧云、卧佛两寺著名，尤为礼佛者所乐道，其实风景丛林均不如翠微远甚。真具游癖的人多喜翠微，而轻香山。因在城西，总名西山，阜成门乃山行必由之地。离城八里有一小村镇，地名柳塘村，共只三五十户人家，内中一家主人余式，七辈本是川东世族，流寓到此。因在当地置有大片产业，门前又是大片湖荡（旧京三四百年前溪河湖荡颇多，清中叶后始渐湮塞），西山爽气，近挹眉宇，水木清华，颇多胜趣，便隐居下来。余式十七岁上父母双亡，从小便喜任侠习武，虽然文武双全，却不求进取，专喜物色异人奇士，日常都在留心寻访，均无所遇。因他为人谦和，出身富贵人家，不带丝毫习气，酒量又好，村中无论老

少全都和他说得来，善名久著，武功也颇不弱。离村三里有一小镇，乃是行客往来打尖之所，酒家黄四，酒最出名，更有自制野味供客下酒，虽是乡村小店，颇有名声。余式无事时，也常屏退从人，前往沽饮。店近官道，店侧有一片树林，垂杨占槐，浓荫如幄。酒家善用地势，每当夏日，便在林中摆上一些桌凳，连卖酒饭，代卖冰水梅汤，生意甚好。林中并有一座瓦亭，亭中也设有两个茶座。

这年夏天清早，余式西山访友路过当地，因时尚早，过时见林中无什客座，只有几个赤背村农躺在长板凳上鼾睡未醒。旁坐一个身材矮瘦的小老头，穿着一件黄葛布的长衫，手持一把折扇，独个儿坐在树荫之中，用扇击桌，连喊：“你们这里的人都聋了么？喊了半天怎一个也不过来，欺生不成？再要装聋作哑，惹得老头子性起，点把火，连这片树林都给烧掉，休要后悔！”余式本已走过，因听老头骂人，再一停步，听出那扇子似是铁制，心中一动。待要回身察看，黄四已由室中赶出，悄声说道：“好鞋不沾臭狗屎，二爷理他作什？”随听老头骂道：“瞎眼狗才，打量人家都像你呢。我老头子一顿吃几十斤酒，只是太穷，没钱买酒，好容易遇见一个空子，如其被你点破，看我少时不把你打扁才怪。”余式闻言暗忖：“黄家的酒醇美有力，我才能吃两三斤已算大量，这老头子能吃数十斤，那是如何吃法，我倒要试一试。”少年心性，想到便做，朝黄四使一眼色，不令开口，随往林中走进。又听老头自言自语道：“真打算存心请客，不要挤眉弄眼；不对劲，莫看你肯花钱，我老头子还不定领不领呢。”

余式再一走近，看出那老头穿得虽甚破旧，神情甚傲。这时天过辰初，阳光由林隙中射入，恰射在老头脸上。六月中旬的天气，自己走了一段已然通体见汗，老头既不怕热，那么强的日光射到脸上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，手中折扇又黑又亮，看去分量颇沉，

明是精铁所制；再听这等说法，心又一动，疑是异人，便走近前去将手一拱，赔笑道：“老先生如不嫌弃，我奉陪同饮几杯如何？”老头始而不理，余式二次又问，老头忽然怒道：“你这叫什么玩意？明明知我口馋量大，偏装着玩儿，请不起客没有人勉强你，几杯酒休说是吃，还不够我闻的。你没听说我要几十斤才过瘾么？真想请客，教他们先来十斤，等我把酒性逗起，见个意思，然后教黄四把那原封好酒开上一坛，与我过个足瘾，有你的好处。至不济，也把你那身上三十多两银子花掉，省得大热天带在路上出汗，多好？要舍不得花钱，趁早往西山找对头去，没的三杯五杯招我老人家恶心。”

余式人甚聪明机警，听老头越说越不像话，暗忖：“自来奇士高人多喜滑稽玩世，否则萍水相逢，怎会说话如此不通情理？”等他说完，笑答道：“我没料老先生如此豪爽，休要见怪。既是海量，何必十斤，尽用好了。他这里二十斤一坛的方是陈年好酒，我命他先取两坛请老先生一尝如何？”老头立转喜容道：“你这娃儿倒有一点意思。既说陪我，你也坐下。我老人家酒吃够了便睡，你如乘我睡熟溜走，那就害苦了我。”余式道：“焉有此理。”随唤黄四取两坛原封莲花白，有什么酒菜都取了来，再杀两只鸡，与老先生下酒。黄四虽料定老头是个骗子，但知余式公子哥的脾气，心想有人会账，我便不怕，管他闲事作什？贪图多卖，把箱中的隔夜酒菜，连同新熏烤的狍腿、兔脯、山鸡等特制野味尽量取出，摆了一桌，将酒坛打开，并在老头面前放了一个大碗，把酒斟上。老头好似犯了馋痲，毫不客套，左手端碗，一扬脖，呼的一声先去了大半碗。右手也不用筷，抓起盘中一条鸡腿，啃了一口鸡肉，连嚼两嚼，再端碗一饮而尽。余式见这等浓厚的白酒竟能如此豪饮，大是惊奇，忙又给他满上，老头照样又是两口饮完，一路乱抢，手口并用，神态甚是滑稽，看去馋极。似这样接连七碗过去，少说

也有四五斤下肚，方始举碗笑道：“古人饮茶，七碗风生。我以酒代茶，也是七碗一停，你怎看着我一口不饮？”余式见他饮此大量急酒，太阳地里自己热不可当，老头若无其事，除吃相难看外点汗俱无，越疑异人，恭身说道：“后辈量浅，不敢多饮。这里太阳已照进来，请移往亭中阴凉之处，用小杯奉陪如何？”老头把眼一瞪道：“我最喜在太阳底下饮酒，人家赏月，我赏太阳。你不知道太阳好处，只管走开，只把银包留下，你那三十多两银子也就够我吃个十几顿好酒，你当多么？”

余式想起，自己原因左近摩河庵老尼性明乃亡姊方外知交，她俗家侄子王源也是知友，向住西山四平台下，耕读为业，近受恶人欺侮，家又清贫，昨夜命人告知，特意带了三十多两银子亲身送去，就便问明结仇原因，相机为之出气。及听老头两次提起银数，心想：“我出门时，又在腰间荷包以内，长衣未脱，如何得知？王源欠银已允代偿，午后再往也是一样。这老头疯疯颠颠实是奇怪，好歹也探出他的来历才罢。”儿欲想要开口，均以老头吃得太猛，不便发问，闻言乘机答道：“银钱小事，再多无妨。不知老前辈尊姓大名，因何至此，还望见示。”老头怒道：“你管我呢？当我吃白食的骗子，想审我么？我酒还没有吃够，如不愿当空子，银包留下，你只找对头去，等我睡了再问，就会对你说了。”余式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取笑，睡中如何说法，无须多心，尽管请用。不过这里实在太热，换个地方也好。”说时，老头手到碗干，已把第二坛酒打开斟上，也不再理人，一路豪饮不已。菜倒未吃甚多，但也具有兼人之量。余式见他酒已吃了三十余斤，越看越怪，决计忍热坐候，看他能吃多少。等到第二坛剩了小半，老头笑道：“这坛吃完也差不多了。你想溜可不行。”余式见他一饮四十来斤，这等酒量听也未听说过，闻言忙把银包解下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老前辈不必多疑，银子在此，如还需用，家中还有，这里也可记账。”

话未说完，老头两只怪眼往上一翻，怒道：“你有银子吓谁？当没有见过，寒伧我么？”余式还要辩白，老头已将酒坛端起，放向口边，把余下的五六斤酒一口气饮完，放下酒坛，喊声：“痛快，我要睡了，不许碰我！”身子一弯，左手拿起那柄铁折扇，就势仰卧长凳之上，打起呼来。余式喊了两声未应，只得守候在旁。

时将中午，照例不是上座时候，先卧两人已被黄四喊开，余式枯坐无聊，又命黄四取了一壶酒，就残肴吃了几杯。黄四几次要想开口，均被挥手遣走。后来日光当顶，坐处不在树荫之下，又吃了些白酒，实在热得难受，暗忖：“老头已睡，我往前面阴凉处等候不是一样，何必多受活罪。”刚一起身，觉着衣服绊住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衣角不知何时被风吹起，吃老头睡梦中把手一甩，搭向桌腿，右手食指却将衣角按住。看似无意，试用力一扯，竟似钉在桌腿之上，休想扯动分毫，越发惊奇。老头有不许人碰他的话，不敢惊动，只得仍坐原处。正在寻思，此老必是异人，忽见所用下人寻来，说：“适才王五爷派人送信来请，说是当地土豪蔡八太岁昨日将人打伤，今早寻上门去，力逼照他所写借据归还本利三十两，否则今晚便要將王五爷的妹子六姑霸占为妾，只说二爷已然送银前往，适听过路人说，才知在此饮酒，待来禀报，请二爷快去。”

余式原知上豪惯于重利盘剥，本心是想灵光寺僧颇有势力，与自己交好，孤身前往先代还银，讨还借据，再与论理，相机行事。闻言不禁激动侠肠，怒火上升，忙命下人跑回取银，并将所用软鞭带来，一面告知黄四：“这位老先生务代问明来历姓名，请其明日再来饮酒，并说自己身有要约，必须一往，留银面去，请其原谅。”黄四未及答话，忽听老头睡梦中呓语道：“好厉害的脑袋，这要被他撞上一下还有命么？”余式当他醒转，连带喊了两三次，老头呼声又起，衣角仍被按在桌腿之上，无法取下。心急朋友安危，用

力一挣，竟将衣角撕破，缺了一块，正是老头手按之处，宛如用刀剪去，甚是整齐。下人恰将软鞭、银子取来，余式又多留了半两交与黄四，连同前银，算完酒账，所余全令转交老头。晒了一早晨的太阳，早已头晕眼花，周身是汗，把脸洗了，围上软鞭，匆匆上路，也未理会那衣角破得怎会那样整齐。心急友难，下人又备了一匹马来，出林纵马急驰，迎风而行，反觉爽快。

二十多里的路，放开辔头，一口气便自到达，共总不到半个时辰，入门一看，王氏兄妹一个遍体鳞伤，一个哭得泪人也似。问起前情，才知土豪蔡太岁横行西山八大处已有多多年，狗子蔡文魁号称小太岁，父子均会武功，又与江湖上人勾结往来，平日霸占民女，无恶不作。因见六姑貌美，始而强聘为妾，王源自是不允，于是立下假借据，将人擒去，吊打了一阵，逼令次日还银，已允卖田还他，暗向余式求救。今朝狗子亲来，竟说人财均要，如违休想活命。余式少年心性，又仗恃近三年来从一城内名武师学了一身武功，胆大好胜，人又义气，当时怒火上撞，连灵光寺的和尚均未往见，将马留下，问明蔡家路径，孤身寻去。到了门前，见房舍高大，门前懒凳上坐着四五个短衣赤臂、横眉竖目的壮汉，正在挥扇吃瓜，见有生人上门，怒喝：“找谁？”余式因所从武师乃北京西河沿天泰镖局有名镖头红旗杨文豹，久跑江湖，最讲外场，受过指教；见恶奴气势汹汹，甚是强横，心中有气，表面却不发作，带笑问道：“我乃红旗杨老师的徒弟，因有一事，要向贵上请教，可去通报一声。”杨文豹威名远震，北京城内外几于妇孺皆知。话才出口，众恶奴立时改容，内一胖子迎前问道：“我们老庄主都不在家，到秘魔崖太平寺去了，客人有什么话对我说罢。”

西山八大处只太平寺风景较差，也无什么名胜，只是树多。寺在翠微山麓，离灵光寺约有半里。余式上次来时便听灵光寺方丈文波说起太平寺自从方丈圆寂，便被恶僧法现勾结土豪霸占，不

守清规。闻言料知所说土豪必是蔡氏父子无疑，不禁心中一动。本是满腹盛气而来，便对恶奴冷笑道：“我的话必须与你主人对面，既不在家，我往庙里寻他便了。”恶奴闻言，意似不快，方要开口，余式已然走去，微闻恶奴骂道：“这小子打着红旗老杨的旗号，打算唬谁？知道是真是假，还怪不错哩。”余式因想两庙相隔甚近，本欲先找月波打听几句。再寻土豪理论。刚走出半里多路，忽见一骑快马沿山跑去，马背上人好似蔡家恶奴，知往长安寺送信，暗付：“前闻凶僧法现颇有武功，月波虽与官绅来往，情面颇重，人却文弱，何苦为他添麻烦？由此路去又要经过太平寺，还要绕走回路。”更不寻思，竟往太平寺赶去。当地本要经过王家，只须中途绕走半里多地，心想：“玉源兄妹正听回信，反正顺路，何不就便告知，以免时久疑虑。”哪知赶到王家一看，兄妹二人全都不见，门已倒锁，门内什物凌乱满地，好似有人打抢过一样，连自己那匹快马也抢了去，料知蔡氏父子所为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将腰间板带一紧，匆匆往太平寺赶去。

刚走不多远，迎头遇见两个乡农。因王家独住山坡之上，虽然旁无邻居，坡下却有一二十户人家，相隔只十余丈，断无不见之理，忙即迎前打听。乡农一听问的是王家兄妹，脸全变色，答了句“不知道”，转身便走。后向另一老农询问：“王家出事可曾看见？人被对头架往何方？”老农人颇梗直，口答“不知”，却把眼望着太平寺那一面，努嘴示意。余式知问不出就里，只得加急赶去。行经道旁树荫之下，微闻有人低语道：“这小子冒失鬼，想找死么？”心正急怒，只当说的别人，也未留意。等走出一段，觉着头上草帽被树枝挂了一下，忽想起道旁发话人口音颇似今早所见异人，心中一动。回头一看，日光正盛，到处蝉声，断续相闻，来路静荡荡的，哪有人影？余式心中有事，也未细看树上，仍旧往前急赶。到了寺前一看，山门大开。因是午后最热之时，休说

游客，连个山民都无，庙中甚是清静，时见一二和尚往来殿廊之间，神态从容，也不似有什么变故情景。正想询问，进门遇见西廊下有一香火，赤着上身在洗衣服。余式富家公子，隐居郊外，时往西山游玩，熟人甚多，认出那香火是庙中旧人，便去和他打听。香火先作不相识，后来假装倒水，回顾无人，急匆匆低声说道：“二爷还不赶快回家去？”余式见他神色张皇，料有原因，还待往下盘问，那香火好似情急胆小，又因余式为人慷慨，以前得过好处，不忍坐视落网，悄声说道：“二爷你去庙后松林中，等我来了再说。”说罢忽又故意板脸，高声说道：“你这位施主奇怪，你打听的人这里没有，要想烧香请自进去，自然有人接待。我刚洗两件衣服，光着膀子，如何领你进去？撞见当家的，砸了饭锅，我找谁去？”

余式闻言会意，心想：“师父常说遇事气要沉稳，越忙越糟，索性去往松林，等香火来了问明再说也好。”故意说道：“你这厮好没有道理，也许蔡家父子没有我走得快，待我迎上前去。他们来时，可说我奉师命有事拜望，少时还来看他。我先到灵光寺打个转去。”说罢转身便往外走，绕向庙后松林，等了一会，正自不耐，忽见香火东张西望赶近身侧，不等问话便先说道：“我的二太爷，你怎不知厉害？不错，王家兄妹全被抢来，目前藏向庙东地窖之内。那地方外表是一菜园，内有地道，与庙相通。别的你不用打听，单这位新当家的本领就大着呢，休说是余二爷你一个人，再加十倍也是白送，何苦趟这浑水？请快回家，少管闲事。”忽听有人接口道：“有人来了，胆子这小，还不快滚！”余式循声注视，并无人影，那香火却吓得面无人色，不顾说话，回头便往庙前跑去。随听叭叭两响和香火喊痛分辩之声，知被凶僧手下看出，受了连累，忙即赶去一看，两个身材高大的生脸和尚各用一手抓着香火膀子横拖倒扯，正往庙门中走进，急得那香火直喊：“饶命！”

我没对外人说什么！”

余式见状老大不忍，激于义愤，忙喝：“你们干吗打人？”说罢，只一两纵便到门内，手指两凶僧，正待喝问何故打那香火，内中一个凶睛怒瞪，方要开口，被另一个摆手拦住，装着一脸谄笑，赔话道：“施主息怒，这香火又懒又馋，犯了庙规，为此拖他去见当家师处罚。此是小庙规矩，施主不必介意，请到禅堂待茶。看施主情面，我们不再难为他便了。”余式明见对方神色可疑，不是好人，自恃武功与师父的威望，盛气头上毫末在意，又见对方赔话，没有拿到赃证，不便发作，随问道：“蔡家父子在庙里么？”凶僧笑道：“蔡家老少两施主正在里面做佛事，不能出来，请往后殿相见吧。”余式又问：“王氏兄妹可也在内？”凶僧答说：“也在里面，是蔡施主带来，说是有什么债务，方丈正代双方调解呢。”余式一听便着了急，立命带路。行时，瞥见香火满面愁苦之容，刚由地上战兢兢爬起，眼望自己，意似不令进去，冷笑一声，回头说道：“你无须害怕，是我喊你问话，你一问三不知，犯的是什么庙规？见了当家师，自会代你分说。”说时，瞥见内一凶僧冷笑，面带轻视之容，越发有气，心想：“且到里面再说，这时不值与你计较。”

正寻思间，已然走过大殿，刚进二层院落，便听门上锁之声，回顾二门已然锁闭，另两凶僧刚刚退去。正要喝问何故关门，忽听喊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声如洪钟，由对面走廊走下一个身材高大、貌相凶恶的和尚，见面便问道：“你就是红旗小杨的徒弟么，到我这里作什？”余式见他辞色不逊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“蔡家父子假造借据，意图霸占良家妇女，将我好友王源兄妹架来庙中，特来寻他理论。”话未说完，那和尚正是凶僧法现，闻言已磔磔怪笑道：“你也不打听佛爷何等人物，你师父小杨见我尚且不敢无礼，你真吃了熊豹心胆，敢来犯我虎威？徒儿们与我拿下，先打他三

百鞭子再说。”余式早看出东廊走出七八个短衣凶僧，手中俱都持有武器，怒视自己，神态凶横，知非动手不可，忙把衣扣解开，一手脱下长衣，刚把腰缠软鞭取下，凶僧话也说完，喝令擒人。余式因见人多，正在相度地势，准备一拼，猛瞥见东廊下凶僧身后似有一条人影一闪，满拟众凶僧必要一涌齐上，人影当是庙中同党，也未在意。东廊里面共是七个凶僧，有的手中刀棍等兵器已然扬起，全都作出向前赶扑之势，不知怎的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宛如泥塑木雕的偶像，钉在那里不言不动。

为首凶僧法现先前怒视余式发话，没有注意东廊，话完不见凶徒上前，方始侧顾，刚大喝一声：“蠢东西，我说的话……”底下三字还未出口，眼前红影一闪，知道来了暗算，想躲已白无及，嗒的一声由斜刺里飞来一件东西。因那话字是张口音，恰巧打中口内，塞了一满嘴，觉着又软又硬，微带咸味和血腥气，吐出一看，原来是新削下来的一个人鼻子，来势又急又猛，竟将门牙打掉两个，顺口流血，同时早看出众凶徒被人点了穴道，不禁又急又怒，大喝：“鼠辈暗箭伤人，猪狗不如，快现原形，与佛爷见个高下。”话未说完，猛觉身侧疾风飒然。凶僧毕竟久经大敌，武功甚高，先前骄狂粗心，见来人只有一个，只顾正面之敌，没想到另有高人成心恶作剧，要他好看。及见凶徒被人点穴，便有了防备，立时往侧一闪，本意还想练就一身硬功，铜筋铁骨，只把要穴护住，来人被这一双铁掌抓中，或是打上一下，立时筋断骨折；哪知他快，来人比他更快，眼前人影一晃，叭的一声左颊早被打了一个满脸花。平日自负身坚似铁，刀斧不伤，这嘴巴竟难忍受，那力量大得出奇，又准又狠，当时打得头昏眼花，两太阳直冒金星，几乎站立不稳。仗着脚底功夫还好，身虽高大，武功却极精纯，急怒交加中知来劲敌，慌不迭翻身倒纵出去两丈远近，方始定睛注视。来人也未追来，乃是一个身着黄葛衫、腰挂铁箫的瘦

矮老头，笑嘻嘻骂道：“你这秃驴倚众行凶，背后骂人，小杨儿也是你喊的么？你爱和人亲嘴，我先送你一个整人鼻子，这好东西你偏不受，要吐出来，才又送你这一巴掌，管保打得不冤枉吧。你本就不是人养的样儿，这一米狗脸半高半低，更他妈的难看。甬瞪眼，不服气过来，我把你那半边狗脸再找补上一下，准保一般平，你瞧怎么样？”凶僧听对方打了人还不住口的挖苦，本是怒极，因见对方生得其貌不扬，身手这等轻灵厉害，又是突如其来，爱徒刚一起步全被点倒，余式已然跑到敌人身侧，口喊“老前辈”，神情亲密，断定不是易与。又恐爱徒残废，只得强捺怒火，任其嘲骂，想等话完，套问明了来历姓名，能敌则敌，否则便向其服从，免毁这片辛苦强占来的基业，还保爱徒性命，日后再作报仇之计。

凶僧正在咬牙切齿暗中盘算，忽见西边殿廊跑来一个小和尚，老远便叫道：“老蔡施主被人打死，小蔡施主鼻子带舌头全被人割去，连下颔也掉了下来，晕死两三次，师父快去看看。”凶僧霸占此庙全仗蔡氏父子相助，庙产甚多，双方交情甚厚，但是心雄气粗，想将八大处一齐据为己有。旧日僧徒多被驱逐，手下恶徒全招了来，师徒十余人盘据寺中，酒色不断，全山僧俗人人侧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日前为了分赃不匀，曾与老蔡争执，尽人皆知，当时又有恐吓之言，忽然父子二人死伤庙内，有口难分，官府必当谋杀。畿辅重地非比偏僻之乡，纵令自己一身武功，可以拒捕逃走，这庙绝保不住。素性凶暴，闻言不禁急怒攻心，顿忘厉害，破口大骂：“鼠辈小狗欺人太甚，佛爷今日和你拼了。”说罢纵身一跃，待要飞扑过去，忽听敌人喝道：“小余儿躲开，这里没你的事。”声到人到，老头也同时飞纵过来，两下同时飞纵，恰巧撞个满怀。凶僧自恃神力，百忙中运足气力，待要与敌硬撞，心方暗骂：“老贼该死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下已撞个正着，叭的一声大震，老

头落地丝毫未伤，凶僧却被跌出去好几丈。老头笑道：“我向来不打躺下的，你爬起来。”

凶僧这一撞，五脏六腑心脉皆震，知道受伤甚重，也不答话，勉强把气沉稳，装着不能起立，冷不防手伸腰间，把自练独门暗器二十四枝蒺藜钉扬手猛朝老头、余式打去。此钉乃凶僧所练独门暗器，用百炼精钢打就，具有奇毒，二十四枝做一套。不用时可以合成一根四五寸长好似螺旋形的钢梭，悬在腰间，寒暑不离。用时取下，三指一捻，往外一甩，便化成二十四点明光耀眼的寒星，银花盖顶，朝敌人暴雨一般打去，按着相隔远近和敌人强弱分布，最广时竟达三丈方圆，来势又猛又急，多快身法也难躲闪。凶僧乃著名僧盗大門口和尚门徒，学暗器时，因乃师虽极凶横，轻易不肯伤害无辜和不如他的人，曾奉严命告诫，轻易不肯妄用。加以用过之后收合费事，钉上钢刺容易折断，铸炼不易，生平共只用过两次便成大名。当日原见敌势太强，万难抵敌，准知不能两立，万分情急之下发将出来，满拟手到成功，双方相隔又只两丈左近，断无不中之理。不料钉刚脱手，眼看着一蓬寒星乱箭也似快要打中敌人身上，猛瞥见老头把手一扬，立觉一股罡气猛扑过来，蒺藜钉也被反震回来，日光之下晶芒耀眼，知道不好，忙就地一滚，打算闪避，已自无及，眼前一花，连念头也不容转，那二十四枚蒺藜钉倒有一大半打在身上。因是夏天奇热之际，上身未穿衣服，全被钉在肉内，内有两钉将门牙打掉见血，一将左眼打瞎，毒发更快。一声怒吼，便自死去。

老头随对余式道：“凶僧虽然该死，但是这里丛林善地，附近庙宇人家又多，你有家有业的人休受连累。你那朋友在后园禅房以内，有一小和尚看守，已被我制服，你自去领人，先回家去。我处置完这些恶徒和他们打官司去。”余式已把老头视若天神，知是剑侠一流，立意拜他为师，闻言忙下跪道：“弟子家只一人，无什